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 第八回 全司禮奏赦夢卿 茅指揮媒說宣愛

傷厲何時可自寬？少申志意未為歡。寸中甫得忘憂怒，茅塞無端又被謾。

卻說耿朗將詩與金簪收在小書齋內，方到東廂，一宿不提。次日早起，梳洗已畢，正要又往書齋內去謾那詩，忽地枝兒走進來道：「外面稟說，昨日國公自署回家，到夜間吐瀉不止，現在病倒。」耿朗聽得，急換上衣服，乘馬先行，康夫人坐轎隨後，去了一日，只有康夫人回家，雲屏、香兒迎出儀門，送上上房坐定。雲屏請問病源，康夫人道：「醫生說，年紀已老，不耐辛苦，又兼時氣不和，飲食失時，以致脾虛作吐作瀉。」

香兒道：「是那個醫生？」康夫人道：「是什麼胡念庵。」香兒道：「這是有名大方脈，亦還去得。明日告知大夫人，切不可令伊士義診治。那廝一味鬼混，毫無實際。」康夫人道：「我已說過，是不令他診治。」如此一連六七日，耿忻漸次好起來，耿朗方回家過宿。

倏忽間過了三冬，又是新春。且說司札監全義，見皇帝思說赦免燕玉，復其官職，只他女人夢卿，無人奏赦，尚在名屬掖庭。雖有自己承當，實與情事不合。且燕玉既已無罪，則夢卿亦係無罪之人，自當除名。這日正值無事，天子查看花名，全義大喜，即將冊籍一一捧入，天子親閱。全義奏道：「除各省採取入宮之外，其因罪沒入者，俱不曾列入。赦款內有原任副都御史燕玉之女夢卿，係求代父罪，自願入宮為婢。蒙聖恩准其代罪者，今已一年有餘。以其患病，未能充役。舊歲新詔赦免燕玉，其女已屬無罪之人，例應銷除，伏乞皇上睿鑒。」

天子降旨道：「夢卿求代父罪，可稱孝女，本當赦宥。況燕玉又已復職，自應免其入宮，爾即銷除可也。」全義歡喜不盡，急忙奉旨而出，即時將夢卿名字勾除，隨復關會各處。正是：報父孝思從此盡，事夫節志自今操。燕玉雖居藍田，因宦居燕京，已經三世，遂入順天府籍貫。當日順天府官員將赦旨傳到燕家，鄭夫人喜出望外，親來告知夢卿。夢卿亦喜亦悲，喜的是自己出頭，正是天無絕人之路；悲的是父親去世，不得親見此旨。於是母女兩人，反到哭了一番。鄭夫人令鄭文拜謝全義，且又送些重禮。全義一物不收，亦不受謝，母女只有感念而已。一時親眷踵門稱賀，康夫人得知，亦來探望。兩夫人相見畢，康夫人道：「真是天無絕人之路，我這義女認得不錯。」

鄭夫人道：「從前的義女還有一二分假，此後的義女，卻是二十成的真了。」當日二夫人歡宴移時方散。林夫人、宣安人見夢卿赦出，皆莫不說吉人自有天相。耿懷聞之，亦不覺手舞足蹈，歡喜累日。轉瞬間燕玉週年，一時執柯作伐者來去不絕。

一日東海公茅白令人來說，要聘與伊姪指揮使茅大剛為妻。鄭夫人見茅大剛比女兒長三歲，且又係茅球一家，益發不允。這茅大剛幼而少學，長而無述，收養些犬羊之輩，結交些雉兔之人，浮浪無歸，輕躁不謹。當日與燕家說不成，又聽得宣主事之女年二十歲，德言工貌，四者皆全。急令女媒來通音問。門上人回覆道：「俺家家法：三姑六婆不許進門。你要說親時，須令正道人來。」以此回覆了去。過了幾日，茅家又令家人媳婦前來求見。門上人傳入，方有個老媽媽出來，引著進至後堂。

家人媳婦拜見已畢，道達來情。說道：「我家誥命教到，想安人坤德堪嘉，母儀可表。一片愛慕之忱，願附婚姻之未。現任指揮名大剛者，乃家老爺親姪，今年二十歲，正月初二日戌時受生，已居官兩年，起遷可望。且係老爺自幼扶養，將來東海公爵，準定是他承襲。目今家道雖不至繫馬千駟，卻亦有大廈千間。安人若不嫌武職人家不讀詩書，俯從所請，則千年秦晉，百世朱陳，皆自此定了。」宣安人道：「似這闊闊家聲，簪纓世胄，豈無王侯將相來議婚姻，何反垂青下裡，彩及葑菲？我這裡先夫早亡，幼子未立，門單戶薄，難以為耦。你夫人雖富貴不驕，我豈不寒素自量？且女兒又復蠢陋無知，斷不敢應蘋蘩之選。你回去稟上夫人，切勿為媒妁所誤。」家人媳婦道：「這樣大事，既非一二日可定，亦非奴婢們可成，安人自然要從長計議，奴婢們先去回知夫人就是。」因又笑道：「只怕安人打聽明白，還捨不得這樣女婿。」於是辭去。宣安人即請林夫人來商議，林夫人道：「茅家實是東海公子孫，這指揮品級亦是與姪婿一同考得。至其家風，卻不知曉。我們令人打聽便知。」宣安人即命家丁各去訪問，留林夫人過宿。至次日，一個家丁來說：「茅大剛祖居地安門東土兒衚衕，家道殷富，上下有三百多口，並無聘過，亦無側室。今年二十歲，正月初二日戌時生辰。」到晚間，又一家丁來說：「茅大剛五歲時父母雙亡，就是東海公撫養長成。高細身材，瓜子面龐，兩眉高聳，二目晶瑩，無麻無須，不缺不露。猿背蜂腰，絕妙弓馬。」宣安人聽了，又令再去打聽。第三日午後，一個家丁來說：「茅大剛字思柔，現任六品指揮。曾祖東海公茅成，祖茅鹿夢，未仕而亡。父茅束，原任御馬監承。大伯父茅白，承襲公爵，並無子嗣。二伯父茅苞，原任無為州州牧。叔父茅球，前任御史，現為河南學道。昨曾媒說副都御史燕大人小姐，以八字不對，未能作成。」日落後又一個家丁來，亦是如此說。至末尾另一家丁送進一張帖子來，說，「茅大剛外清內濁，武短文虧，人有四言口號十二句，抄來呈看。」林夫人、宣安人看那口號道：姓稱茅氏，家住土鄉。身具全體，才無寸長，祖宗末蔭，伯叔餘光。作成烏帽，使足白鑿。虎皮羊質，鼠肚雞腸。心襲肉走，酒袋飯囊。二夫人聽了笑個不止。宣安人道：「想這茅大剛，總令人才出眾，品行端方，奈是茅球親姪，前歲甲科一案，彼雖〔非〕單為先夫而發，而先夫實因之以亡。忍令女兒反入冤家，使先夫不瞑目於地下耶！且茅白為人，昏庸無比。茅球行事，剝喪太過。目前富貴果能長乎？外清內濁，武短文虧，既不能效周於君父，又何以貽謀於妻子？我前日已苦口推辭，怕那家人媳婦還來歪纏。」林夫人道：「既已恐其再來，莫若先去杜絕，省得托親覓友，以致擾舌。」宣安人於是命家丁前去回覆。家丁到茅家，尋著那家人媳婦，因說：「家主母因主人三年未滿，且家小姐亦有誓願在先，服闋後方肯受聘〔字〕人。」媳婦放下臉來道：「我家夫人好意，如何反來推托？一個去世廢官娘子，家寒子幼，不想攀一兩門親戚，以圖貴重，終是窮氣。況且你家小姐既如此孝道，當日何不亦學燕大人家小姐，去求代父罪？似這樣好機緣當面錯過，真真小家形景！」家丁亦放下臉來道：「男婚女嫁，要兩家願意。難道說只許你家尋媳婦，不許我家選女婿？小家是家，窮氣便窮氣，但不似有那四言十二句口號的大家氣象！」兩下里正在爭執，有茅家的一個老家下人走來解說道：「俗語說，一家女兒百家求，又道是愛親作親，願不願自有兩家的夫人為主，你們何必先出此惡聲？若如此決裂作事，怪不得百無一成了。」於是兩邊方才散開，正是：狂謀莫逞，方知萱樹之有根。邪術能招，益信萍浮之無梗。